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Vladimir Lenin, showing him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dark coat and a beret,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portrait is set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偉大的列宁

克尔日札諾夫斯基著

9124

049
4016

偉 大 的 列 寧

克爾日札諾夫斯基著

澤 湘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Г.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ВЕЛИКИЙ ЛЕН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6.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译出
本书中“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篇系采用本社版“忆列宁”
一书刘光杰、惠民的译文。

偉大的列宁

[苏]克爾日札諾夫斯基著
澤 湘 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3 \frac{1}{4}$ · 插页6 · 字数62,000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定价(7) 0.48元

统一书号3001·496

封面裝幀者:孙 正 校对者:張式儀等

本書著者克尔日札諾夫斯基院士是苏联共产党最老的黨員之一。他曾加入列宁所組織的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斗争协会”。后来同列宁及这个协会的其他會員一起被捕，并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亞东部三年。在以后多年的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曾多次会見列宁。1920年列宁任命他主持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計劃委员会。1924年至1939年，他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員。1929年，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1年至1930年，他领导国家計劃委员会的工作，曾参加制定苏联国民經济發展的第一个五年計劃。現在，他任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所長；这个动力研究所是1930年根据他的动議而成立的(它被命名为克尔日札諾夫斯基研究所)。

CAB 52/15

統一書號：3001·496

定 价： 0.48 元

目 錄

伊里奇.....	1
青年时代的列宁.....	8
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8
列宁和馬克思.....	49
列宁和科学.....	62
列宁和电气化.....	74
大写字母的人.....	94



伊 里 奇

我一生有三十多年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有来往。

許多年来我曾在最不同的环境中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無論是在監獄和流放地，在彼得堡街頭和彼得堡近郊工人區，在西伯利亞的严寒地点，在日內瓦湖畔和克里姆林宮的大厅，或是当沙皇制度的黑暗时期同彼得堡先进工人代表的各个小团体的会見和在我国革命緊張时出席公开的人数众多的羣众大会——無論在哪里，他到处都很快地就成了特別引人注意的中心。

他具有一种說不出的特点，这种特点能引起一切有純潔心灵的人来傾仰他。凡是稍稍認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就会感觉到目标集中的列宁精力的种种特質：他采取任何一个最小的动作和姿势时，总是徹底掌握着丰富的知識、总是聚精会神地注意于劳动人民的根本的和生死攸关的利益。在列宁的演說中，从来就毫不追求表面的效果，可是所有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任何演說的人，却終身留着它的不可磨滅的印象。

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見面是在六十多年以前，即 1893 年的秋天。那是列宁在茲·普·涅甫佐罗娃的寓所中我們的馬克思主义小組里宣讀其“論市場”那篇論文的時候。

在這篇論文中，他使我們明顯地感覺到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條，而是創造性的科學方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們面前是這樣地用數字來作具體說明，是這樣地善于運用實際生活中的種種事實，使我立刻就被它確定不移地“征服”了。當天晚上我就想到：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具有特殊性格的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道路有許多真正英雄的特色，但這種英雄氣概却是同俄羅斯人所固有的高尚的質樸性相結合的。說到這裡，不由得要想起高爾基在其憶列寧那篇文字中引用過的、一个索爾莫夫工人關於列寧的特征的說明：質樸、像真理一樣質樸。

首先惹人注目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其整個英勇的生活道路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異常強大而又目標集中的工作能力。當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一案同時被捕、拘禁在沙皇時代的彼得堡什帕列爾街的拘留所的時候，有時聽到暗探們拖着沉重的滿裝書籍的書筐由拘留所有回音的走廊內走過的声音，我就知道這書筐准是拖往拘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牢房去的。那時候我已經深信這位不平凡的人的驚人的工作能力和銳敏的思想足以幫助他決定我們全部生活將來進展的道路。

当我在遙远的西伯利亞流放地、在舒申斯克村一所簡單的小木屋里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日的日常程序时，一望而知，这个人是在那里以高度的兴奋發揮其所具有的可称为杰出的才干和很大的工作能力。可是像这一个生气勃勃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这样一个对自然界有濃厚兴趣的人，却同时能够絲毫不勉强地建立自己的生活習慣：使他所度过的每一天都能讓他为着运动的进展、为着密切地溝通人类主导思想而以最高速度猛进，——这就不能不使人惊讶。原来，其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所表現出来的，正是他用来說明我国革命历史的先鋒队的特征的那种非凡的精力和忘我的探索精神。

列宁以不可摧毀的精力，把所向無敌的近衛軍，即把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紀元的共产党—布尔什維克團結到了自己的周圍。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要在人类面前展示一条走向新的、青春繁荣的道路而必須开垦什么样的“处女地”的情形，是在苏維埃制度下形成其自覺生活的这一代人所很难想像到的。

他的極其丰富的、無价之宝的学术遗产和在他所讀过的大批書籍的頁边留下的那些批語，也显著地表明了他的知識的領域。試翻閱一下列宁的哲学筆記，你們就不难看到他的摘要具有何等深邃透徹的性質，他在摘要中同学术界杰出的代表們是如何地互相呼应。列宁的銳敏的思想这样不倦地天天受着磨鍊，所以無論是在細致的分析时，或在有力的綜合时，都是同样令人信服。

观察列宁讀書的情形时，他的那种能迅速辨别良莠的特殊本领，经常使我惊讶不已。他讀書的过程，也和書写一样，特別迅速，这就显出了工作的熟練，精力的特別集中和善于集中思想。他拿取一本書翻閱一遍，就立刻能看出它的缺点和优点来。

你如果讀一本列宁所看过的書，你就不由得要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在書上到处所划出的着重点，所作的感嘆号和疑問号，是那样中肯；这种意味深長的列宁式的“哼！哼！……”，也就会使你立刻清楚地了解列宁的思路。

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單純是一个世界知識的体现者，他还是一个先进的、不脱离人民和人民的需要的那种科学的最卓越的繼承人；这种科学不仅是为了要理解我們四周的生活現象而产生的，并且也是为了要改造这些現象以利于劳动人民而产生的，这是一种取空論家的科学而代之的革命家的科学。

列宁每一次所發表的演說之所以充滿了那种無可反駁的深入人心的力量，是因为它在有决定性的方針上是深刻的、真誠的。你会感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生活本身真理的表达者，这个人的本質是誠摯的和完整無瑕的，他是對他所論述的問題的真正能手，他的心事、思想、體驗是与亿万人民大众的心事、體驗以及美好希望紧紧地联系着的。你会感到你固有的知識領域被扩充了，一些有疑問的問題消失了，复杂的和模糊不清的問題变成簡單和明白了。

他活着时，使他周圍的人都产生了这样坚定不移的信

心：他比其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清楚將來事变的实在行程，——这是不足为奇的。

談到列宁时，可以極其肯定地說，他一生所孜孜不倦地焦思苦虑的問題，就是要有科学根据地和徹底革命地改造我們祖国的問題。他在这一偉大的終生的崗位上，决不吝惜自己的如火如荼的心力。

由列宁在国内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所写給我的一些便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关于电气化的問題分去了他一部分火箭般的精力。当时我們無数的敌人，都相信年輕的苏維埃共和国將在最短期內为飢寒的魔爪所扼杀。可是看一看伊里奇的这些便箋上簡明扼要的几行，就可以看出它們同旧世界保护者的打算是怎样的一种对比啊！

“共产主义就是苏維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个傳遍全世界的口号，曾被我們的敌人認為是荒謬絕倫的虛構，是虛張声势，而不知这个口号是以先进电工学的巨大的創造可能性（包括它的革命改造力量將为工农联合的毅力所支持）为根据而作了精密周詳的科学計算的。伊里奇曾預料他的电气化計劃可能而且應該以其宏偉性質而引起劳动人民的兴趣。我們知道，伊里奇对劳动人民广泛响应这个計劃的希望，已經完全實現了。

但伊里奇并不甘于使自己的思想豪放地奔馳于对多年以后的期望上，他还清楚地想像到了在这样多年的計劃途

程中最近輪到的几个階段，并以非常实际的敏銳性指出了这些阶段。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打算，有很多与我們的現代生活如此相符合。

順便說一說，还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玉蜀黍的意見也是屬於这些意見之列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其1921年10月17日給我的信中写道：

“玉蜀黍（和菜豆）的优越性，看来在許多方面是已經証明了的。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更迅速和更坚决的种种措施。具有特別意义的是种籽必須比通常用的少十分之九——十五分之十四。

看来，这是一个帶決定性的理由。

應該馬上決定採購在整个伏尔加河流域的全部春播面积上充分播种所必需的玉蜀黍的全部数量，使1922年春季能及时地播种。

为达成这一目的，同时还必須：

（一）拟定許多非常确切的和經過很詳細考虑的宣傳玉蜀黍的优点和教农民在現時有限資料的条件下栽培玉蜀黍的办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人和农民的演說是他的最激动最有責任感的演說。任何人都不能像他那样在發言时說出老老实实在的簡單明了的話来，任何人也不能像他那样仔細傾听来自人民大众的陈述。

劳动人民从这兒就同自己的伊里奇發生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使我們所有認識列宁的人，無論

如何也不能在我們的意識中再現出在这种关系以外的列宁来。

我不只一次地觀察过列宁同各个不同的工农团体晤談的情形。最可作为晤談时之特征的是双方之間融洽得極其迅速和極其自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能够簡單明了地說，他还能够特別留神地听，这就使交談者可以暢所欲言。

我也多次看到过訪問列宁的各色人物从列宁那里走出来的时候，沒有不是特別兴高采烈的情形，这就証明他們从他那里得到的，甚至于比他們所求取的还要多。無怪乎永志不忘的“伊里奇”一詞在我国人民口中总是充滿着那样無穷的溫暖。关于我国人民，我們可以用合理的自豪心情來說，他們向世界貢獻了一个列宁——他們美好的、不朽本質的这样忠实的表达者。





青年时代的列宁

在各工厂的紅角和文化宫里、各大学和各学院的大礼堂里、各集体农庄和各军队的俱乐部里举行会议、集会和报告时，在对着广大听众的讲台上，总是摆着列宁的半身像。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样的地点，即极力启发人类意识的地点，和列宁是特别相称的。当我每次有机会发言时，我往往在上台之前极力注视那些可贵的特点：融洽、有责任感和高扬的情绪。

说列宁是磁石人，还不够。当然，他是有感化力的，他会激起人们对他的热烈感激心情，对他的热爱，好像磁石吸铁一般。列宁是指导人类智慧的力量。

每一次当你细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面貌时会有多少念头在脑中闪过！当然，这些念头会因你当时所处的境况而有所不同，不过总有一个永占优势的念头，即他是可以而且应该说下面这种话的那些人中间的第一个：

没有忧愁，只有感激，

不要忧愁地而要感激地来说话！

现在，我到了这个年龄（不久以前我满了83岁），当

自然而然地作一生的总结时，就特别清楚地看到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见面，我同他的谈话，我有机会倾听他的意见——所有这些都是我一生中特别重要的事件，令人愉快的事件，主要的事件。我在这里想略略翻阅一下在我的生活上同青年的列宁头几次见面和头几次来往有关的几页。

这几次的见面及其所得到的印象，就时间来说，正是90年代的初期，这个时期，照列宁的说法，就是革命的俄罗斯完成半世纪以来寻觅途径的时期。

当时，我们所属的青年一代，对自己的启蒙者都是崇敬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的名字，我们的古典作家——作家和诗人们的名字，世界伟大学者的名字，对于我们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名字。在我们看来特别不可侵犯的名字是有革命思想和从事革命事业的那些烈士们、英雄们的名字。我们曾经详细研究过从秘密的革命书籍中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

早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达我们那里以前，我们就已经认识了马克思的学说和他的生平事业，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大转变关头。我们同彼得堡革命无产阶级的先进人物的见面也是使我们走上同一方向的再好不过的一种推动力。

1891年时，我已经是当时大学生地下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大学生的秘密图书室的热心的读者、马克思的狂热崇拜者和彼得堡工人的一个小圈子中间的羞怯的宣传者了。我们那个时候的革命中心，人数很少，主要是由工艺学院的学

生們組成的。這些雖然經驗很少的學生却都自認為是成熟的革命家和很不壞的秘密工作者。但是同青年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頭幾次見面，就已經十分明顯地給我們表明了我們在革命上和精神上成熟性……的真正的尺度。

我們有了 23 歲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位導師和成熟的巨匠，而我們在自己精神的探求方面只是學生和助手罷了。

1893 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我們彼得堡大學生的——當時是進步的——青年中間剛一出現，他立刻就占了執牛耳的地位。

當然，我們知道他是在最後一次民意黨人大審訊時英勇不屈的和在什呂謝爾堡監獄中處死的亞歷山大·伊里奇·烏里楊諾夫的親兄弟。但使他在我們中間那樣突出的並不是這一點。驟然一看這個青年人的外表，還看不出有直接證明他的將來非凡命運的某種特點，可是細看以後，我們就開始感覺到這個身材不高但體格結實的、舉止莊重的青年人的外表，也有某種完全不平常的地方。高高的禿了髮的莊嚴地突出來的前額（它在一些好的列寧画像上可以一目了然），具有表達思想和生命力非凡潛能的閃閃發光的深褐色眼睛、青年的朝氣勃勃的紅潤的雙頰，以及稍微有點用喉音的說話——所有這些，在深知這個青年人的智力時，就都成了格外可貴和可愛的特點了。

我們屢次看到我們這個新相識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中，只要他一開始發言，就能立刻吸引大家毫不松懈地注

意。并且他用不着任何做作、任何矜持，他可以从容不迫地發言，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青年列宁在我們小組初次出現，是就我們小組里一个組員的論文發言；这个組員企圖用自己的观点来駁斥民粹派的信徒們关于落后的俄国不可能找到空閑市場以支持其資本主义發展的那种論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次發言的手稿，有一个很長的时期曾被認為已經遺失，但幸而又找到了，并于1937年在“論所謂市場問題”的标题下第一次發表出来了。

現在来重讀这篇精辟的論文时，那些过去已久的我們青年时代，我們尋覓新途徑日子的全部情景又特別鮮明地在記憶中出現了……。当时我們中間的大多数人所有的生活經驗，都是从貧乏的80年代的俄国外省偏僻地方取得的，都是微不足道的。青年的意識和青年的心灵热烈地憧憬着重要的和偉大的未来，但周圍是这样荆棘塞途，使我們的全部智慧基本上和主要地只能得自書本。可是同样一个青年，从同样偏僻省份来的人，却庄严地告訴我們：

“必須把‘市場問題’从那种毫無裨益地臆測是否‘可能’是否‘应当’的領域中移到现实的基础上来，移到研究和說明俄国經濟制度怎样形成、为什么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的基础上来”①。

讀者現在自己可以根据这个小冊子② 来看出青年的弗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頁。

② 參看同上書，第59—105頁。——譯者